

玉兒、篁姑俱不肯起來，要求水夫人應允方起。水夫人道：「兩位夫人自沒有越禮犯分之事，老身依允就是。」拉著杖也要跪下。嚇得兩人慌忙叩謝起來，說道：「賤妾等因感太君、太師爺生成之德，無可圖報，制一部樂府，備述太君、太師爺生平德業，垂教萬世。妙選伶童，用心教習，欲於太君壽辰扮演，以佐一觴。因府中從不演劇，知性所不喜，而民間春秋祈報，許演白兔、荊釵、殺狗、琵琶諸孝義之劇，以發人天良，意頗相類。故先請罪，然後陳情，伏乞太君鑒納。」水夫人心中甚是不悅，卻因兩人費盡心血資財時，為博自己歡心，若反加責備，未免不情，且已不作孫女稱謂，即是尊客，雙雙跪地，宛轉求告，引罪陳清，尚有執辭，亦無拒絕之理。只得說道：「優伶雖自古所有，然大禹之戒，甘酒嗜音，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！是以皇上及寒家，俱守此戒。今既承二位夫人費心勞神，不得不勉承尊意。但演過之後，仍乞帶回，並祈即為遣散，勿令仍聚一處，誤彼正業，或至貽害於人也！」玉兒、篁姑道：「妾等亦知此意，故選五十童男，五十童女，指定夫婦，以便將來配偶，在場演劇，亦無男女擁抱之嫌。太君如憐妾等苦心，或於喜慶之日，常試扮演，以發人忠孝節義之思，固感大德；即不常演，亦乞於太師爺八十壽誕，太君百有十歲壽誕，一為扮演，以盡妾等孝恩。平時即作婢僕使用不特不貽害人，並得各受栽培變化之德。若令妾等帶回，則仍未蒙太君許允也。」水夫人道：「一班子弟，何用百人之多？所費不貲，老身益不安矣！」篁姑道：「費雖不貲事由眾舉，妾夫婦未出一錢，但制此百出樂府耳；男女百人，出於乾親家。其聘師教演，衣飾樂器諸費，則各峒主多寡不同，均有所出，以太師爺誅滅毒蟒，無不感激，故必欲稍舒其意。至子弟雖多，尚不敷用，難以再為減少也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樂府傳奇，不過數出，數十出耳，何以多至百出；賢夫婦之心血盡矣！」篁姑道：「因慶太君百壽，故人與出，皆取百數；且非百出，亦不能約略生乎也！」水夫人只得允受。各夫人俱求觀樂府，篁姑命侍女取來，大家圍看。書面簽貼：聖母百壽記，揭開，先看戲目上寫著：

《聖母垂謨》	《賢朋言志》	《遊學寓杭》	《兩堤逢故》	《溺湖救美》
《入谷誅凶》	《古廟盟心》	《貞媛拒辱》	《破壁開籠》	《感恩酬妹》
《京邸思親》	《東阿遇俠》	《誅僧驚檄》	《醫痘籌婚》	《訂妾臨危》
《赴友錯信》	《擂台脫俠》	《貢艘劫姝》	《批鱗得禍》	《賜簪承恩》
《俠客贈劍》	《舊友解圍》	《聖母微服》	《良朋寄書》	《異瑞塚嗣》
《改裝雙娶》	《夜火寶音》	《宵驚俠女》	《窮途遇友》	《幻夢擒狐》
《王宮得僕》	《黑夜援貞》	《看佛屠僧》	《誅凶救快》	《客邸見母》
《公堂觸鬧》	《三處空房》	《一門聚首》	《斃獲辟洞》	《發藏賑饑》
《雞籠除怪》	《閩縣碎神》	《擊石出鬼》	《入阱看花》	《俠女天來》
《佳賓雲合》	《夢雪奇冤》	《檄驅淫鬼》	《因婚破敵》	《遭鳳得珠》
《金硯回生》	《錦衣受死》	《東宮見聖》	《官邸謁岳》	《遼東誅逆》
《廣西破妖》	《覓峒逢親》	《療瘋救女》	《醫癆賜配》	《宿廟夢神》
《孔雀埋金》	《虎彌受蠱》	《縣令棄官》	《親王下榻》	《豐城招安》
《上林設阱》	《明遞私書》	《預伏內應》	《滅濬班師》	《誅狗定峽》
《匹馬入宮》	《隻身勘亂》	《誅逆迎鑾》	《擒王靖虜》	《涿州得女》
《郡主成婚》	《分兵滅浙》	《遣將平倭》	《賜婚遇妹》	《占鼇蟠龍》
《九歲迎方》	《八肱愈病》	《坐紅紗帳》	《登狀元台》	《圖收日本》
《囊括扶桑》	《舌戰除邪》	《風移集瑞》	《活佛授首》	《死骨成灰》
《四靈護母》	《一龍戲孫》	《馬為月老》	《虎作冰人》	《百歲開筵》
《萬方同慶》	《五等賜爵》	《千丁介壽》	《有肉奇逢》	《恩榮異數》

眾夫人看過目錄，復看開場一出，家門大意，先稱贊道：「真大作手，突過東嘉矣！」驚吹、素文懷著鬼胎，怕有洪儒公堂脫褲獻臀丑狀，直看到赴友錯信一出，方得放心。金枝、晚香見戲目有看花名目，把老臉暈得通紅；及看出中往明紮縛衣褲，不露肌膚，又無翻牝做肚，擊牝作聲等事，心中一塊石頭方落下地。水夫人暗付：看花、受死兩出，俱不可演。復問：「各出內生且攙挽擁負者甚多，生只一生，且非一旦，何能免男女擁抱之嫌？且百出內有八十出生腳之戲，恐亦無此鐵漢，堪任獨勞也。」篁姑道：「妾等因此二事，頗費心機，思得容貌相似者，通融演扮。恰好購有孿生兄妹二人，面目豐偉，氣概昂藏，可令五換扮生，當場辨別不出，既可節勞，復不致有男女擁抱之嫌也。」

當下各夫人高興，要先演數出，水夫人不能卻，只得應允。各夫人恐點多了戲，水夫人厭煩，議定三正席、兩僉席、一主席，各點一出。白夫人等互遜一會，公議龍夫人先點。飛娘道：「就是妾身上場先獻醜罷。」因點了一出《俠女天來》。白夫人要看女婿當日得意看花之狀，使點了《登狀元樓》，任王妃因母親點了女婿的戲，隨手就點了《虎作冰人》，轉念卻懊悔不過。吉王妃知素臣在府養病之事，卻未目見，遂點了《親王下榻》。孔夫人見白夫人等俱點女婿，便也占了《馬為月老》。水夫人讓各夫人不得，因想念文施，遂點了《骨肉奇逢》。

子弟已紮扮停當，各夫人吩咐不必參單，水夫人亦免去參壽加官，吩咐垂簾。場上先設假牆窗檻。鑼鼓聲絕，一生扮素臣，一旦扮隨氏，挾出場來，作暗中守候援救之狀，隨氏憂疑，素臣掐數道：「應在即刻了！」忙將手中丸藥，揉碎書壁，解說與隨氏聽，只聽聽的一聲，兩扇窗洞開，一個武士，載著銅面，裝束得如天神模樣，落在房中。隨氏大驚。素臣大喜，便伏在武士肩上。武士飛身一縱，已上牆頭，跳落人場去了。隨氏驚異一會悄悄閉上紗窗，作入內叫喚丫鬟，下場自去。場上層層疊疊，架起牆屋，至下場之處，更架一層高牆，那武士背負素臣出場，從牆跳屋，從屋跳牆，如履平地。直至下場之所，跳上高牆，方是戲房內人接將下去，登時把眾人都看呆了。驚吹道：「生、旦相貌喉舌，關目神情，固屬佳妙。那假牆有七八尺高，高牆更有丈餘，裝武士的，身上背著一人，猶且跳躍如飛。除非龍親母方能，怎這點小孩子得以如此？」飛娘道：「妾身如今亦不能矣！須請問乾夫人。」玉兒道：「這是妾姑所教，亦演練至一年，方能如意。」

正說時，場上已將各牆屋拆去，另改蓬門，武士背負素臣出場，作上山之勢。至門三叩，一旦塗麵粉黑兒，開進武士，放下素臣入內，易服出來。髮挽烏雲，綾帕束腰，湘裙覆足，說是靈捷司仙使，嚇唬素臣。黑兒改扮武士，擦著鮮血心肝，素臣微笑回答，飛娘假怒。拔劍劈桌，雖是預做定的兩拼之自，卻做得靈捷如真的一般，一劈分為兩半。素臣笑而致辭，飛娘跪而謝罪，俱與當日情形無異。直至敘述生平，素臣正色拱手，侃侃相勸，那一番說話，雖與素臣當日大同小異，有曲有白，亦非一直說下，而旨意不差，割切無比。場上的飛娘，掩面悲啼，忽然暈倒。席上的飛娘，亦復淚潛潛不能注目矣！到得假飛娘救醒轉來，哭述前事，追悔願嫁。然後改裝，一同下山。真飛娘之淚，已點點滴滴，落滿花裳。

第二出正要立場。被飛娘喝住道：「以後做完一出，待咱們議論過了，然後出場。」優童答應下去。飛娘道：「人情入理之言，不由人不痛心酸鼻！太君及各位尚有淚落，況妾身之親聞正論，深悔前非者乎？親翁說血氣有盛衰，人命有修短等語，如今都驗出來了！奉恩君已死十年，妾身血氣迥非昔日，現在有諸媳、孫女、孫媳早晚服侍，痛癢抑搔；若立志不嫁，豈免孤身一人，獨臥荒山；膚癢骨疼，無人摩撫；淒風苦雨，獨自傷心之概耶？至臨終無殯葬之人；死後無祭柏之主，尤足傷心者矣！」篁姑道：

「本以博太君之歡，反致下太君之淚，寵夫人更加傷感，賤妾開罪多矣！」

水夫人道：「歡樂之劇，雖足怡情，豈如悲苦之詞，感人至性？惟能使人下淚，乃足暢心也！」因覆命開場。

一生扮素臣病容，數宮女扶掖就榻。楚王回府問病，紅豆督率諸宮女。煎湯煮粥，晝夜服侍之狀。即接演病癒設席，忘憂、賜環兩才人歌詩侑酒，素臣和詩，楚王擊節，即於席上說出豐城之亂，素臣痛哭辭歸，楚王惶惶留勸。正在兩難，忽接抄報，楚王、素臣俱喜，錢別落場。

扮得素臣初如病鶴，後若游龍；伏榻則奉倩之傷神；題詩則青蓮之逸興；聞信則元直之痛心；閱抄則士雅之擊節。神情意態，頃刻變換。而紅豆之憂勞，楚王之憐敬；兩才人之愛才，眾宮娥之奉命，俱曲曲摩刻，宛轉關生。眾夫人擊節歎賞。吉王妃問紅豆：「與當日情景，可能相似？」紅豆道：「摹擬逼真，豈特相似而已！」

次演《狀元台》。

一生扮文麟，朝見天子，親賜三杯御酒，宮女為披紅插花，走馬入宮，登狀元台。眾宮人先代后妃嬪御，次為自己圍繞求詩，文麟揮管若飛。各官送至酒饌果品，隨意飲啖，筆不停揮。題完，復見天子，並見后妃，賜宴加獎。太皇太后遣宮女求詩，復於席上，一揮而就，天子大加稱賞。各宮俱出潤筆，將太后、后妃所賜明珠等物，宮女為之納懷。貴人以上，納於袖內，其餘裝入小車，天子親書「真狀元」三字以賜，撤蓮燭送歸。到得東華門御河橋上，皇上遣騎追至，文麟就馬上題詩，復馳賜玉椅玉案，然後回府。

那裝文麟的，本是清秀，吃了幾杯酒下去，桃花上臉，便覺可愛。摹寫天子后妃各自女驚喜羨慕之態，頓令席上各夫人俱憐愛非常；白夫人開了笑口，合不攏來；涇王妃亦嘖嘖歎羨不已。

次演《馬為月老》。

一生裝文昇，騎著一匹小川馬上場，忽慢忽快的，由馬走蹊，至踏翻水盆，那又便如飛的奔突，直馳下場。後扮聖公夫人母女，坐著轎車出場，亦一小川馬駕轅。文昇馳馬忽驟而出，一見轅馬，便依依不去。從人持鞭呵叱，文昇喘汗害怕，轎內喝止鞭逐。進府下車時，馬復突進。演至聖公出陪、謁廟、謁墓、題詩、回府、議親、書帕、許定姻事，方才落場。

眾夫人但失笑，問孔夫人：「喝止鞭逐時，想已為擇婿地步？」孔夫人道：「那時只泊跌壞了一個美秀孩子，豈知已是翰苑中人！直到下車時，馬復突進，方起擇婿之念。小婿那時若早說出門第姓名，便早國進府矣。」白夫人道：「這是太君及親翁家教，合門子弟，沒一個知道自己是國公宰相子孫、現有駙馬、儀賓、狀元、榜眼等官職在身的。」眾夫人俱極口贊歎。涇王妃方知文昇寧受宮女等打罵，不通門第之故。

次演《虎作冰人》。

三旦裝涇王妃，大、小公主，一旦裝郡主。眾宮女內監引導，擺圍獵獸。已得獐鹿雉兔等物。忽一帶箭猛虎，突圍而入，將郡主銜在口中。王妃、公主、內監、宮女俱失驚追救，一片雪亂。一生裝文驢，持錘直上，將虎一錘，打悶在地，從虎口中拉出郡主。王妃等高叫：勇士留名！欲酬以機帛。恰值涇王聞信，飛馬趕至。認出文驢，款回王府。郡主因被提拉，男女之嫌，痛哭不已。王妃愛文驢才勇，又憐郡主苦情，遂與涇王商量議婚。內則大、小公主苦勸郡主，外則白駙馬苦和文驢，各俱應允。文驢入拜太妃、王妃，然後落場。

涇王妃惟恐洩漏當日實事，演扮出來，自一出場，即心頭跳起，直至郡主銜入虎口，方才放心。暗付：若當時據實奏聞，今日便須演出提交相搨許多丑狀，豈不差人？

臨末，演《骨肉奇逢》一出。

一旦裝番國公主，因夢見天賜乘龍之婿，醒來無賴，偏倚欄杆，凝望天宇。一生裝文施，跨龍而出，躡搭假牆之上。文施從龍爪掛落公主面前，龍即騰空而去。公主又驚又喜，令宮女奏知番王。番王及妃俱至，叩問文施，知是中國文太師之孫，俱大喜。留住宮中，令番相作伐，欲將公主招為駙馬。文施不允。一夜，夢回家中。拜見水夫人、素臣，稟知其事。水夫人、素臣俱於夢中許允。嗣後，番相復勸，文施方允，即日成婚。然後扮出水夫人百歲大慶。番王同妃率婿女外孫，偕至吳江慶祝，骨肉奇逢。

水夫人慨然道：「據戲看來，出出俱是實事，獨此出托之空言，乃真戲也！」

眾夫人道：「後日即是番王們慶祝，焉知不實有其事？」水夫人道：「無論番王，即番國中有收留者，此番亦必偕來。聞此次無國不至，至則豈有不先來見我而必俟慶祝之日者乎？大約此子，已不在人間矣！」眾夫人皆起勸慰。水夫人道：「老身已久置度外，諸夫人勿介意也！」

依賞下去，五十雙男女齊來謝賞，水夫人命孿生者近前道：「眉目身材，俱如一人。目今歲歲豐收，家家康阜，緣何尚有以兒女鬻賣者？其價必不貲矣！」玉兒道：「每男五十金；每女百金，然皆再三勸說，方肯收價。緣聞送入太君府中，故皆踴躍。若平常欲買一僮、一婢，亦不可得也。」大夫人問何故，玉兒道：「廣民感激太師爺恩德，深入骨髓，說若非太師爺，無論這幾個小孩，我等及父母，久作刀頭鬼矣！兼聞太君仁聖，故爭先送選，一以報德，一以承恩耳！」

湘靈道：「這些孩子，相貌秀雅，聲音清越，是乾夫人妙選之力。其關目生動，音節諧暢，必由教師廣省，乃有此等名優耶？」篁姑道：「教師係蘇州名手，然得教上是一半；其神情氣度，關會入微之處，則由於新出兩個時髦：一名原海；一名楊慎。皆精於音律，善於文章，不特陶鑄子弟，化純為靈，亦且加點樂府，變俗為雅。若專靠賤妾原本，優師教習，便應減色矣！」

湘靈道：「康封山曲勝於崆峒，詩則弱於崆峒，此已成名宿矣。楊狀元則像現今時髦。有此兩人潤色，自更斐然。然非賢夫婦之錦心繡腸，亦無從而潤色也！」天淵道：「文章係康、楊兩狀元之力，武事又屬何人？適演小駙馬出場，身分錘法，俱有師傅，非止紛跳輕捷，亦由於於太夫人所教耶？」玉兒道：「妾姑止教令跳躍之法，其各樣武藝皆由妾夫及妾妹教習。妾妹因新產未來。到太師爺八十壽誕，必來補祝也。」天淵道：「文武皆得名人真傳，宜乎擅絕一時矣！」

水夫人見日已將西，問外邊男客已散，命設席於湖心亭，賞玩四靈。

別時，至補袞堂，復賞林芝。各夫人道：「景星慶雲，每日常見。此間四靈，則不能常見。」復諄約後期，欲現全劇，並賞此神物也。水夫人應允。大家歡喜別去。

次日，諸友慶祝，外邊是申田、王恕、劉大夏、元領、戴珊、金品、馬文升、匡中、袁靜、鐵面、尹雄、聞人傑、施存義、連城、屈明、袁作忠、林平仲、刑全、汪歸儒、蘭文餘，共二十位。裡邊，元夫人、金夫人、匡夫人、鐵夫人、尹夫人、連夫人、刑夫人、蘭太夫人、原封楊淑人、焦孺人，共十位。

且道這蘭太夫人、楊淑人、焦孺人是何友人眷屬？蘭太夫人，即蘭文餘之母，了緣尼僧；楊淑人即李又全妻楊氏；焦孺人，即又全妾、三姨焦氏，特封苦貞孺人者。俱感素臣之德，遠來慶祝。因是日女客甚少，故請來同席。

外邊一概南面，定心真首席，宗貫次席，廷珍三席，餘俱敘次排坐。袁、林、刑三位，以武職未開府，歸儒、文餘以齒幼官卑，但不敢正席，乃東西列坐。裡邊亦一概南面，敘齒，定楊氏首席，楊氏抵死苦辭道：「賤妾罪人之裔，向為奴隸，蒙太君高誼，許其侍坐，已屬曠典，敢與諸夫人論齒邪？」因改定元夫人首席，連夫人次席，鐵夫人三席，餘敘齒排坐。楊氏坐了第九席，焦氏退後半席。

外邊成之、無外，知道內有子弟，係蘭關夫婦所製曲本，昨日曾經演過，必要求教。時雍道：「恐太君裡面要用，還是改日為妙。」無外道：「只求教四出。演完即送進裡邊演唱。」素臣只得進稟，水夫人發出鐵箱，眾人看過全目。素臣請照席挨點。心真點了《批鱗得禍》，道：「此素兄致身首業，在席只王、馬兩公目擊，弟等皆係耳聞。今見優孟衣冠，如見叔敖面目也！」宗貫、廷珍俱道：「今日之戲，由金、匡兩兄發議應各點一出，主人點一出。」素臣堅辭。宗貫道：「汪、蘭兩兄，皆翰苑英才，與某等

並無統屬，屈居旁席，心實不安。主人既不肯點，將這一出，留與兩位，以謝潛妄，何如？」廷珍等俱稱美。成之因點了《窮途遇友》。無外笑道：「金兄賣才，弟卻只圖好看，點了《閩縣碎神》。」汪、蘭兩人再三推辭不得，兩人私議，點了一出《骨肉奇逢》。

全班子弟要上來參單。被無外揮退，吩咐就開場演劇。

鑼鼓動一處，一生扮素臣，白面，生員服色；丑扮馮時，副淨扮黨同，舉監服色；隨一末，扮吏部官，先郵場。次旦粉紅豆，披髮，隨副末扮禮部官上。生且注視驚疑之狀。紅豆跪奏畢，即奉旨入宮，禮部官退下。吏部官即帶三人上階，雁翅排跪。先宣黨同上殿奏過，次及馮時，次及素臣。素臣當黨、馮奏對，面色屢變，由白而紅，由紅而灰，由灰而青，真像氣破胸脯一般。到得上殿奏對，便真若有忠肝義膽，傾吐而出，其聲之洪狀，氣之激昂，令在席諸人，無不改觀傾聽。素臣奏完代地，場內忽跑出錦衣衛使，帶著許多校尉，將素臣押出午門。一生扮長卿，一生扮日月，慌急而至。告知內閣已擬立決。相持痛哭。素臣面不改色，微笑而答。說及老母，方慟哭長跪。長卿將日月已擬安置、自己力任身後之事說出，素臣感謝致辭。這三腳生腳，將親臣之始而從容，繼而迫切；洪、趙二人之友誼敦篤，痛不欲生，俱曲曲摹擬出來。及至素臣臨末說那「人之將死」一段，洪、趙附膺大慟，自恨雖生猶死。

把座上諸公，看得淚如雨下，贊不絕聲。與那場上錦衣官員校尉，垂淚贊歎的演技，相間而發。連伏侍的僕人，亦俱若江州司馬，淚濕青衫矣！直演至得有免究之信，諸人喜笑下場。座上之人，淚猶在面。

無外擊節大贊道：「此真優孟衣冠，足達出素兄一腔忠義也！聞那日朝臣聚觀，哭者頗多，有一位竟至哭暈在地。究是何人？王、馬二公，必知其詳？」負圖道：「即三原也，因此而致外降。」無外道：「惜不入戲，關兄亦未知哭暈者耶為何人耳？黨馮因此進身，豈知陷於逆案，竟受竄戍之罪耶？」

次演《窮途遇友》。

一生扮素臣，紫面，相士服色，裝出寒儉之狀，甚是不堪。心真道：「此難言優孟衣冠矣！素兄雖在窮途，必有昂藏之概，何寒酸苦此？」素臣道：「兄不知那日風雪交加，大病初癒，衣薄腹枵，寒酸之狀，殆不止此耳！」唱畢下場。

一扮李小白，方巾闊服，三絳須；一扮元繼禎，葛巾野服，短髭；隨後五少年，鮮衣美服，俱傅粉墨；一生扮成之，亦甚寒儉，兼作無聊之狀。臨末，一外扮閔老，頭戴忠靖巾，足穿朱履，背後跟著許多僕人，相讓而入，各人道出姓名，及詩社之意。

無外笑道：「成兄想亦怕冷，怎是這樣失顏落色的？」素臣道：「那時亦在窮途，兼有心事。此生摹擬，可謂入神！」

及至演出各人做詩不出，扭腰擠肚丑狀，李小白詩完誇傲之狀，大家已是發笑；聽到元、李互贊，念出各首歪詩，並虞繼翻等不通之語，競哄堂大笑起來。時雍等俱道：「那有這種詩社？作者裝點，以博觀場人一笑耳！」素臣與成之俱道：「此是弟等親歷之事，實無一毫裝點。」無外道：「事卻是真，只被這些小孩子，摹製得利害，令人又好笑，又好氣，著實難過！」

及聽念出成之那八首詩，諸少年交口稱贊，李、元二人慚愧逃席，方撫掌道：「賴有此以稍舒胸下，可謂羯鼓解穢矣！」

末演到素臣、成之，握手道故，酌酒談心，說至車中遇美，成之道：「此話甚長，弟與兄同宿，抵足而談便了」，即便落場。無外笑道：「正要聽些有趣話頭，怎便住了？且看這有趣的會見罷！」

一生扮鬘臣，金面，儒服；一淨扮賽飛熊，公服上場；一扮錦囊，塗面作晦氣色，站主座後。先是頭行肅靜迴避牌，次是代天宣化，為國和民牌，次是鋪兵羅，金瓜、玉斧、繡旗、傘仗，間著吹打走跳，台閣故事，高蹺，秧歌各色演扮。

無外道：「這班只有一百子弟，如今先去了八九十，剛是起頭。那些契哥、契弟部叫何人裝束呢？」誰知入場者，便改換裝束，仍復上場。雖只帶有七八十人在場，而週而復始，變換不定，便如真有千萬人排擁經過之狀。到得腰牌上來，已轉換五六次行頭矣！

眾人看著德布、陽春澤、周童稚及純陽侯字樣，無不失笑。背後美童十人，扮著五方符使，騎著十匹小川馬，站對而上，俱在馬上揚鞭巧笑，賣弄風流。又是兩匹川馬，兩童公服，捧著印敕過去。然後一對對勒發披肩，插花傅粉的契弟，拈香執盒、提爐擊門，嫵娜搖曳而上。各人俱佩著蘭囊香袋，執著安息棒香，爐門內俱燒著沉檀降速，登時合座芬芳，滿堂馥鬱。配著扮男弟的白面朱唇，紅鞋繡褲，如煙籠芍藥一般，香豔可憐。每契弟身邊，俱有契哥幫著添香整衣，調情綽趣。間著馬道傘扇等各色儀仗，約莫轉換七八回。後一隊，俱是旦腳裝男，把紅繡褲管直拖至地，時露出小小金蓮。

飛熊指與素臣道：「此皆營妓所裝。」營妓之後，幾十個太保，水牌籤筒，帽籠掌扇等物過去，才見一乘頭轎，將純陽侯抬上，八個大監，八個宮女，扶綽而來。眾人看那神像，頭換泥金皂隸相，單插翠羽，身穿蟒衣玉帶，披紅簪花，一撮短鬚，露出亮晶晶、油滑滑的一張闊嘴。

空中忽現城隍帶領兩員神將，站立素臣背後高桌之上。那轎抬至素臣面前，素臣瞋目怒視，城隍手揮令旗，神將便將金瓜擊下，轎中神像便直倒地，土木分離，嚇得在會諸人，俱俯伏嚎哭，收拾開去。急將轎轉回場內，抬出一像，素臣仍復怒視，城隍仍復揮旗，神將仍復椎擊，轎中神像仍復跌地分離，會內諸人仍復伏地嚎哭。城隍率神將先下，會中人敗興而去。然後素臣等下場。

無外道：「哪裡是城隍顯聖，定是素兄使甚法兒？」素臣道：「那日賽君亦有此疑。但弟非妖物，能使何法？實則是日清晨，曾向城隍廟中禱祝，或由其神之力也！」

心真道：「三齣戲內，素兄面色三變。有腐儒瞽見，指為白璧之瑕，請以質之諸公？」

宗貫道：「公相當國勢傾危之日，思以一身任天下之重。而遼東蟬蛻之後，若非容易，即無從遍歷天下，收攬英雄，剿除逆黨。此即孔子微服，箕子佯狂之意，權而適乎中者也！兩聖人重道，以避一身之害；公相重倫，以拯一世之危。雖不必分輕重大小之差，而較諸別須鯨面，則足漆身者，則不可同年而語矣！戲目所載屠僧、救俠、碎神、誅孽、破妖等事，何一非易容之功？錦衣死而逆藩之勢衰，護龍全而叛寺之禍緩，覓峒而得赤身之要領，埋金而斷毒蟒之氣脈，績雖著於後日，策實定於當時；功成反掌，始得匹馬歸朝；誅藩救駕，擒逆迎鑾，苟非易容，則其禍早發，而未得寸柄；其禍猝發，而無由分身。九廟鑿而上不能保宗社；至尊危而中不能安君父；大廈傾而下不能救生民。尚待撥亂反正，而成唐、虞之至治，開萬世之大平也哉！我等今日安享承平，皆食易容之福。而顧指為白璧之疵，真盲瞽之見也！」

眾人皆擊節稱快，以為定論。

論畢，方演《骨肉親送》。

眾客皆向素臣預贊曰：「此先機也！」素臣愀然道：「各外國番五番使，聞已到齊，求此奇逢，豈可得乎？」素臣正觸愁思，忽報有大西洋內熱而嗎尼國番使求見。素臣道：「會典及歷年朝貢者，止有西洋瑣裡，向無大西洋之名；亦未聞有熱而嗎尼（日爾曼）之國，且番使如奉旨慶祝，自有定期，何故求見？你說有客在堂，改日請會罷。」無外道：「莫非有令曾孫消息？可快請見！」素臣心動，即吩咐請會。一面接將手本看時，上寫著沐恩陪臣曾改行叩首。愈覺詫異道：「不特未知其名，亦且未聞其國，何稱沐恩耶？」向眾人告了便，迎將出去。正是：

眼中疑影心中事，海內浮萍手內人。

總評

水夫人家教，豈有演劇之事？而非此百出重提，無以鉤鎖全書而動盪血脈，流通精神。故必玉兒等百倍小心，情理俱至極處，然後得水夫人之一允也，是謂良工心苦。

百齣戲目已將生平事逐件重提，不必扮演便擅勝場。而先演六出，後演四出，以為全劇蘊矢，總使不突不竭，愈鉤愈合，愈鎖

愈緊，愈合愈嚴。即愈流通愈動盪，斯為絕唱。

內演六出，從各人心中想出，無一憑空亂點之戲。而每出描寫各人心中或苦或喜，或急或歎，無一雷同；更無一出呆演之戲，兼以印證以前，議論後日，逼逗下文，宛轉關生；復無一出但提前件之戲。至太君家教一論，不特專白文界，旁射文驢；兼使合門三、四百弟子秉教守禮、樽節退讓。人品家風，鬚眉畢現，尤屬添毫神技。

外點四出，重一奇逢，非復也！如畫木石者，有異必有同。特異多而同少耳！而文施一事為此時赤緊關頭，正不厭頻點頻逼，以起其勢。如獅滾毬，如龍戲珠。勃跳愈多，拿攫愈急，方得球影離離，珠光奕奕，更何疑其復邪？

四出中前三出宛轉關生之妙，亦如六出，而點出哭鼻之一人，使善讀書者欣喜欲狂，不善讀者彷徨莫決，尤擅勝場。緣善讀者自素臣免死之後，即想此哭鼻之人係何名字，與素臣有無瓜葛，將來如何出場，乾何事業？每讀一回，即心頭眼底，刻刻有此哭鼻之一人。欲其脫穎而出，乃一回既過，一回復來，積至百數十回，而此人如劍入延平，古無蹤跡，業已心絕氣索。疑作者之元虛弄人，笑作者之亦有掛漏，不復作浮萍之想矣！而忽於無外口中一提，負國口中一吐，遂使其人脫穎而出。而其人前則隱現於廣東，繼則顯著於秦剡，後則把握於軍營，今則雍容於席上，更非於此時始突然而出者。始歎作者之既非掛漏，亦不元虛。特於素臣未通東宮以前，即伏一救，素臣遇東宮而因以得禍之人。使讀者相思至心絕氣索，乃脫穎而出。夫至心絕氣索而忽於不意得之，有不欣喜欲狂者乎？至不善讀者則久已忘之，必重繙批鱗一回始決，故惟彷徨而已。

易容一事，雖屬行權，而幾於鬼域。前雖略為推原，不足息腐儒之喙也。故巧設此三出連島面色，以發心真之問，而開宗貫之論。遂使孤忠心事和盤托出。其易容之故，真可感風雪而泣鬼神，告皇天而質后土。腐生小儒有嚙啗而走耳，尚敢置一喙乎？天造地設以補書中之缺陷，非但為全書之鉤鎖，也不可不知。